

LIANGXINWENXUAN



梁信文选

梁信 著

广州出版社

卷二

LIANGXINWENXUAN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梁信文选

卷二

梁 信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信文选 / 梁信著—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10

ISBN 7-80731-153-3

I. 梁… II. 梁… III. ①梁信—文选②文学—作品综合—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5576 号

书 名 梁信文选 (卷二)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责任编辑 李瑞霞 李筱敏

责任校对 雨 龙

封面设计 可 可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棠东工业区官育路 20~22 号

邮政编码：510630)

规 格 889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总 印 张 84

总 字 数 225 万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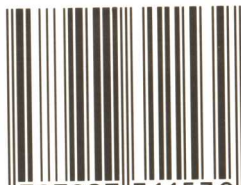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731-153-3 / I · 23

总 定 价 1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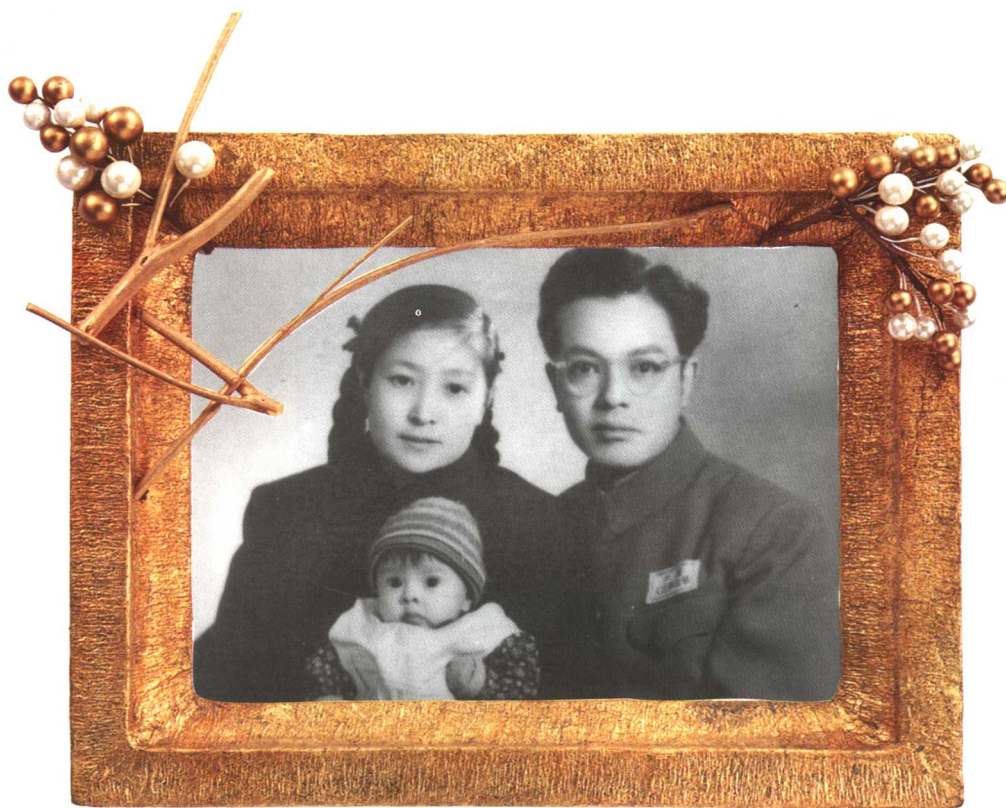
ISBN 7-80731-153-3



9 787807 311539 >

ISBN 7-80731-153-3/I·23

总定价：126.00元



妈妈说我只会长黑眼珠儿……我害怕，长大了怎么办？

（梁丹妮在襁褓中）



儿不嫌母丑，我看妈妈比我美。我得加把劲赶上妈妈！



一九五七年，“反右”进入尾声，我又要与妻女分手了，从此又是会短离长。

目录

中篇小说

八帧女子肖像画·····	1
亲人·情人·敌人·····	59

长篇小说

碧海丹心·····	151
附：《碧海丹心》后记·····	323

● 中篇小说

八帧女子肖像画

难解之谜

一九八六年初冬，我收到了八帧女子肖像画。

这件小事，却来得突然，又有点神秘。八帧肖像倒有五帧是裸体画：画面上是同一位年轻女子，并皆注有“金凤”二字。画像盛在一个战争中用以盛军用地图的大图囊里，由一位五十七八岁、看样子不会低于厅局级的干部专程送来。送来时它的盖子加着锁，还贴着封条，又注明只能由我“亲手拆封”！

封条下端有签字，龙飞凤舞，但很有笔力。我描不下来，转书为印刷体，即“zhào”。

这位“zhào”，当今六十岁左右的人都称他“赵老”。我记得他应该是七十二岁了。他是我的参军介绍人，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但我并不敢肯定他就姓赵。四十多年前，他以苏联红军现役少校军官的身份同我初识之际，有时他把自己的姓氏写成赵，有时又写成肇，有时又说是“日月当空”：墨，开武则天的小玩笑。反正在苏军里对中国人的姓名都简化成单字译音，没人去求真。我那时是新兵，日常生活中就称他“赵大哥”。

但这个有音而无固定字的姓，使他大吃苦头，每次整风都被死追一番：到底姓哪个“zhào”？直到“反右”，才把他整成姓“赵”。

自从整成姓赵之后，据我所知：曾几何时他成了“姓赵的坏分子”，曾几何时又成了“7474号”（囚犯），连个“赵”字也抹了，曾几何时又成为老赵，如今当然归“正果”：赵老！

他就是这么一位人物。这位人物在我心目中，从头到脚套着神秘的迷彩服。悠悠乎四十余载没解开！

倘若从“正果”的“正”字说起，此公的出身与经历可说是响当当根正苗红：如果我没记错，他不满十七岁就入了党，那应当是一九三二年。不久又参了军。从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到苏联红军、东北民主联军，从亚洲战场到欧洲战场，他打仗打了十四年。其实从一九四五年秋，他奉命组建我党在东北最早的保安部队、公安机关，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他被迫离开岗位，这十二个年头仍旧用胸膛迎着各种敌人的枪弹。而在打倒“四人帮”后，强挺老病之身，又战斗了十年。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位革命老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裸体画？当然，如果只是为艺术上的独钟，也无可厚非；但又为什么只限于画一位年轻女子？而这位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金凤，同七十二岁的肖像作者又是什么关系？是什么缘故使老人在这女子身上花费如此大的功夫画她？因为以我对美术与油画的常识来鉴别，这位业余画家没有十年八年的硬功夫是画不出这样的八帧画的。不仅功底深厚，而且画功极细，笔笔出神，笔笔见心血！八帧画倒有七帧背景一概用暗衬，不用任何烘托。五帧裸体画的编号为：一、她一丝不挂站在暗影里；二、她侧卧于床、一手掀被，样子是招呼人同她共眠；三、侧卧、倾听，仿佛作者就坐在她身边；四、半身正面坐在被窝里，面部难掩惊恐之色；五、仰卧，似在述说，又似在等待什么。那三幅有着装的，第一幅只画了上半身，面部表情凄凄苦苦。第二幅是全身，双手捧一物，像是襁褓中的婴儿，又像是个包袱，因为上半边光线太暗看不清。第三幅是坐在炕沿上，面有泪痕。从总体上看，八帧画的基调都很压抑。画中的年轻女子似笼中鸟、栏中兽，被包围在一张黑色的天罗地网之中。

这一切又勾起我四十年来对我这位领路人的最难解之谜：从青年起此公对女色就异常贪恋，甚至寻花问柳！但他又是一位独身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以荣膺光棍协会主席。”此话也并非虚妄，因为据我所知的最后消息，直到六十八九岁他仍然是光棍一条。

很遗憾，我俩第二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极端恶劣的印象

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一列满载苏联红军部队的混合列车，在安县停下来，上煤加水，准备直捣日本关东军北满大本营所在地哈尔滨市。我和好友范君与贺君早就从一位姓白的老教师(现在想起来，他肯定是地下工作者)口中听说：东北抗日联军的幸存者，将在李兆麟将军率领下，随红军进军东北腹地。目的地多半是哈尔滨，但究竟是哪一天、随哪一趟军车来则难断定。于是我们三人轮班日夜守候在安县车站上。这一天该我当班。

混合列车停下后，照例首先是从车上冲下一支卫队，冲过站台、冲进站长室，各就各位。然后是一位将军及其随从官兵从二等车厢匆匆走下，快步进入站长室。于是大乱开始，各客车与货车门大开，士兵们叫着喊着跳下车来。迎着他们的也是大喊大叫的人群，那是卖卤猪蹄的、卖烧鸡的、卖牛杂碎的、卖油果子的，其中重点是卖高粱烧酒的，一切肉菜都是酒肴。

在这一群群敢冒险的各种小贩和一群群下级军官与士兵组成的玩命叫卖与狂热抢购的混乱天地里，我发现了盼望已久的中国人，而且说的是一口东北话，果然乡音未改！

那时我年轻，不知深浅。见一位个头跟我差不多的中尉，就凑上去问：“是不是抗日联军？”那中尉的嘴巴油光光，打着饱嗝答道：“是呀，老番号叫抗日联军，咋的？”我问如今叫个啥，他大咧咧地说：“如今哪，远东红旗军！听说过吗？”我又问：“归老毛子部队？”他大概刚喝了几两高粱烧酒，很爱搭话：“当然

归……咋，打听这干啥？”我立刻回答：“我想跟你们干，反满抗日！”他半逗半认真地说：“好小子，不糠！虽说有点马后炮，可这也是玩命的勾当。这不，关东军小鬼子把前边铁路给扒了，咱们是一边打一边修。到哈拉（尔）滨，铆不定还得大干！上车吧。”他“批准”了。

我又告诉他，我还有俩好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有学问……没等我说完，他满能做主似地一摆手，说了句“协和语”：“统统的来！”

我将那中尉刚才对我讲的话，尽可能原封不动地向范、贺二人转达了，二人向来老成持重，一听那中尉如此这般，都觉得有点玄乎，太草率。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合计，就又去找那小个子中尉。等我向那人把我的朋友介绍了之后，范君就问他：“发军服吗？朝谁领口粮？”这一较真儿，他愣眼儿了，一挠后脑勺，转身走了。一会儿请来一位少校，这就是zhào。也就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的赵老。

这位少校跟中尉同样黑瘦，但很高，骨架子宽大，有股威风劲儿。他认真问了我们的年龄、学历、职业和家庭情况，然后命令中尉领我们先上车，他转身走了。大约只有几分钟他又转来，当面对中尉交代：给我们发军装，每人一套日军黄呢子制服。

我们的直接领导还是那位嘴巴永远油光光、军装大衣口袋里永远装着酒瓶与猪头肉的小个子中尉。我们称他“队长”，他哼哈答应。但这节车厢上的中国籍官兵则统归 zhào 少校指挥。中尉大约是个管供给的副官。最高领导是抗日名将李兆麟将军。

我们三个人这就算参军了。第一餐饭从上尉（zhào 少校的政治助手）到士兵没啥区别，都是黑面包、粗肠子、葛瓦斯。只有校级军官到餐车上去单开饭。想不到我刚刚铆劲儿吃了一顿、喝着葛瓦斯的时候，少校就急着在车厢外招手叫我。我赶忙下车，他凑过来压低声音问：“嗯……小嘎……小老弟！你知道城里的窑子在哪儿吗？知道吗？窑子。”

他问的是妓院。

我虽未进过妓院，可我在这小县城混饭吃三年有余，我当然知

道它在什么地方。但我不愿回答。可是又见他那躬腰瞪眼的样子，实在令人生畏，不敢说不知道。

我说：“在道东三道街，丁字路……”他道：“对对，有个丁字路口！”我说：“从丁字路口往右拐，一拉溜的土平房……”他又道：“平房，是一大排平房。”我说：“那就是。”他又急急道：“没搬家！？”

我好恶心：这位少校是老嫖客。

当时我才十九岁，一片童心未泯，心里干净得很。对于妓院，绝对地认为那不是好人该去的地方。因此我盯着他的行动。

果然，他一转身又上了车。很快，他提着转盘枪、背上钢盔下了车，而且一眨眼不知从什么地方拉出一匹日本大洋马。那马背很高，少说有一米六！只见他双手一按马背，高大魁伟的身子甩到空中，瞬间挺胸、收臀骑在光光的马背上。几乎在同一秒内，抬头、一扫几十米内的道路与障碍，两腿像双翅似地一扇，那马在骑士强有力的操纵下飞出站台。起步就是高速！我心想，我也曾在内蒙草原上混过，我也算是个骑手，可从来没见过这么高明的主儿！

在等待向哈尔滨进军的时间里，我的心情矛盾：盼望快开车，把那位嫖客丢掉，省得今后在这样一个上司手下当兵。可又怕马上发车，如果他掉了车，那么今后我的衣食、甚至参军算不算数，就都玄乎了。我已肯定那位热情过度的小个子中尉不是主心骨。中尉够“海”的（够义气），可他顺嘴胡诌。土产俏皮话叫：狗戴嚼子——胡勒(lei)。

我没有表，站台上的大钟早已成了“十不全儿”，不知时间。新兵，又不敢问别人。但从部队的动静上揣摸，人人都像急脚鬼提着、捧着、嚼着各种食物纷纷登车归队，看来行动近在眼前了。我悄悄对范君与贺君说：“那个大个子少校逛窑子去了，还不见影。”他二位也慌了手脚，生怕我们被赶下车。

不幸，在站长室喝茶的那位将军，终于在几位校官、众多卫兵的护拥下漫步登上装甲车后边的二等车厢。将军刚刚踩上车厢踏板，机车一声怪叫，车身猛地一跳，向前冲去！我的心也随着跳到嗓子眼儿。

我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用失神的目光越过遍地是“食物垃圾”的站台，向破烂的出站口看去。奇迹出现了：那匹大洋马仿佛从地球另一面冒了出来！zhào少校的两腿像呱哒板似的扇打着没鞍没蹬的光光的马肚子。那马儿用疯狂的速度箭似地向出站口飞过来，又闪电一般冲上站台！于是，所有车厢里的官兵，都向外伸出被二锅头烧红的面孔，扯起粗糙的、吓人的大嗓门儿，用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蒙语、汉语如山洪暴发一般为骑士叫“碰头好”，简直像进入十万观众的足球大赛场。

少校先是飞骑直奔列车，等马头离那已在步步加速的列车的中间的车厢一米左右时，神奇般地一转，使浑身热气蒸腾的大马，转向列车前进的方向，与列车并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与列车平行，并在飞进中使马与列车靠近、再靠近！因为马无蹬可踩，他曾试了两次想站在马背上往列车上跳，但都滑下去了。那马背已被汗湿透，一片黑黑的。

列车愈来愈快，而马步愈来愈慢，几秒钟后，马儿与骑士被列车拉到最后几节敞车的“水平线”上了。再有几秒，尾车就会赶过马头。这时，他不顾一切将马儿再往列车靠近，几次伸手，看样子想坐在马背上去抓车，然而够不上……

现在已经不是他被丢下的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列车再加快，马、或者是骑士稍有一失，那就是人与马将立刻粉身碎骨于滚滚铁轮下！

此时，尽管观众都是身经血战的红军官兵，然而目睹这惊险飞骑也令人出一身冷汗！他们的声调早已不是叫好，而是惊叫狂吼，一片绝望的喊声。也有人闭上眼睛，不忍看这位走遍东北三省、打到欧洲、九死一生到今天的英勇军官顷刻间血肉横飞！

然而他来了——一手绝技：先把向外的一条腿收起，单腿盘坐在马背上。紧接着几个连贯动作——都得以一秒的百分之几来计算——双臂猛向上举同时下躬的脊梁突然向上蹦、挺，同时腰肌与横盘的一条腿用力弹身，右腿则乘此一瞬间向前悠去，左肩下死力向右推动

半个身子，喝喝！他飞离了马背！在空中，伸出他长长的右臂，用那千百次握枪、投弹的大手，狠狠抓住了尾车的铁栏！

观众的情绪，实在难以形容，一句话，那股狂热劲儿绝不亚于听到希特勒自杀身亡的一刻。

至今，四十多年后我每每再想起那疯狂的人与马、疯狂的观众形成的那疯狂的一刹那，心都会忐忑地跳。

当时，我怀着突突乱跳的一颗心，穿过几节没有玻璃的车厢，顶着汗臭混合着烧酒、马合拉烟味的大风，来到了尾车。我在那儿看到了他。他背身站着，肩上挎着转盘枪，脖子后垂着钢盔，腰上挂着七星手枪。他微微躬腰，面对着向后飞也似退去的车站、水塔、煤堆、“扬旗”（信号装置）、羊草垛子、稀稀拉拉的白桦树。他默默站着，久久望着……

许久许久，他仍旧望着那已没入地平线的安县车站，望着那个方向不动。

他为什么总注视着那个方向呢？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谜。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我们部队奉令在哈尔滨市开展对不愿放下武器的日伪人员大搜捕。有一天他又像在安县那样悄悄问我圈心楼（妓院）在哪里。我告诉他以后，他便回去换了一身崭新的苏军将校服，佩戴整齐，威风凛凛。上妓院也这般打扮，真是少见。

后来因为战乱，我们彼此天各一方。到一九八六年我收到他寄来的画像时，我们音信断绝了足足三十个年头了！我们自相识以来，四十一年过去了！

四十一年后重逢也将是永别……

自从收到那八帧女子肖像以后，我时时都盼望赵老的信息，极想早日揭开这个谜。然而一年又过去了，不见片纸只字。到了一九八七年春，一天深夜，突然接到从遥远北方来的电话：急告赵老病危，

希望我即飞北方见面。我听到这个消息，冠心病又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急救，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不过用赵老的话说：我们老哥俩仍有缘。在这一年的残冬，赵老拖着见我的强烈心愿，拖着百病缠身的羸弱之躯，到了南方。可是一下飞机就住进了医院。

得知他的地点之后，我急忙拨电话，医院说病人不能会客、不能接电话。我不愿多讲，也等不得车队派车来，顾不上拿点钱，转身出门，拦住一辆出租车去了医院。

高干病房值班员挡驾。我苦苦哀求，说：赵老这次到南方来，就是为了我俩会会面。无论是我是他，在死之前，我们必须面谈一次……

值班员让了步，请来一位医生。医生说他认识我，听我讲过课之类。但他表示同赵老会面之前，他们必须做些准备工作。由此可见，我的老大哥病情已经严重到极点，而这次相会大约真的是最后一面了！

“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医生转身请来一对男女青年，两人同时向我深深一躬，充满激情叫声“郭叔叔”，我第一个判断这是赵老的儿女。然而男的虽高高大大，可从长相上找不到一点赵老的遗传容貌。女孩子也很高，而且是个漂亮大姑娘，同样也不像她父亲。接着我又听他俩说，他们的父亲这次之所以冒着很大风险上路，到南方来，就是想跟我见见面。又说，父亲曾对他俩流露过，他本人生平有一件事，多次整风、包括“文化大革命”刀按脖子，也没讲；对他俩的母亲也没讲过。他只等有朝一日，对“郭叔叔”讲了，也就瞑目了。这当然是一件重大的事，而且父亲说只有“郭叔叔”知道一点。

又从他兄妹的谈话中得知，他俩的母亲就是那美术讲师。天哪！面前的两个青年是女讲师早年牺牲的丈夫留下的子女！但赵老总算和他的小老师成婚了！

我俩的会面，虽事先都有准备，但一双子女还要“慢慢先去打招呼”。这说明病人已经不起任何精神刺激了。他的英勇生命，所剩的时光很有限了。

总之，我们又见了面。

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我年小，六十二岁。他仰面朝天躺着，大约将死的和已死的人都采取这统一的姿势。我躬腰伸脖坐着，大有向朝天躺着过渡的架势。他很瘦，瘦得我几乎认不出来。我虚胖，据生物学家还是动物学家讲，这是动物的晚年积累，多存点脂肪，熬油等死。

上面这拉拉杂杂的“杂记”，实际上是我这篇奇特故事的序言。长了点，可还是序言。下面的故事，是他对我讲的。内容，只有天知地知我知。连他的子女，也没让听。但他希望我写出来。那用意是：不能由他之口，传入子女之耳。我写，是要发表的，不是人人皆知了吗？他也不傻，当然懂，但他说：“你可以当小说发表。以真当假，以假为真，读者随意。”此法倒也可打马虎眼。

下面就是他咽气前，多次断断续续对我讲的。你想，他已气息奄奄，讲话自然是想到一点说一点、重复、颠倒、甚至语无伦次，我只好将它编排一下才能看懂。这也就颇像一篇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了。

我上当了：我前边的路，步步是刀刃！

我想，多年来我就想把安县的一天一夜的遭遇讲给你。不能讲给专案组，也不能讲给儿子姑娘。他们统统无法理解。对儿女的母亲，也只是简简单单讲了大概情况。她的心太善良，因为在安县舍命救了我的人，她的结局，是令人不忍卒读的。

我早就计划好了，在讲这段遭遇之前，你先看看那八帧肖像。所以先托人送去，主要是怕我一口气上不来，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必然整理遗物。大儿大女看见不好，他母亲会更伤心。

画得好？那可谈不上。不过我相信，肯定有几分像她本人。当年她十八岁，就是说五十二年前。你看吧，喜眉喜眼的。挺丰满？庄稼话叫有点胖乎乎吧。她很白，头发很黑，牙也很白，就是个儿不

高，只到我肩头。躺下就更可怜，像个大孩子。

三十年前，你我见面的时候，记得我对你说过：我正学文化、学绘画。学文化，是想给她写个传：一个妓女的传记。学绘画，就是为了画她。除了这八帧像，我还画过几十张她的裸体像，自然也都是“默写”。这二三年来，我的生活难自理，全仗儿女和小赵照顾，因此很怕他们看见，我把那些裸体像都火化了，就剩了八张。这八张画像，也许更像我们相处的一夜时光。因为那一夜，漫长的东北的冬夜，十来个小时里，倒有九个小时她是裸体的，自然我也如此。

很难理解吧？

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五十多年如一日怀念一名下等妓女呢？五十三年哪！

倒退五十三年，就是一九三六年旧历八月底，或者是九月初。那时我们从南满一路打到北满安县西北郊。两年以前突围那会儿，我们这支部队有一百多战斗人员，现在只剩我手下的二十一个人。无伤无病的，不会超过三四名。如果不是李兆麟总指挥（当时他是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派人来迎接，不出半月，这批人就被饥寒伤病折磨成一堆白骨了。

那时，抗联部队已经开始把伤病员均渐渐转移到中苏边境的苏联境内。但是从安县进入苏联，还有漫长的路，还有登天一般的大兴安岭，因此，虽然兆麟同志再三嘱咐：“所有较重的伤病员均可转入苏联境内休养”，可是伤病员必须进行哪怕简单的伤口消毒与防冻，否则多数人已走不到休养地了，于是我只好咬牙进城买药。

打算买点冻疮膏、消毒水，外加一些鸦片，今天的人听说买鸦片一定很奇怪，但那时它是治百病的灵丹。

钱是总指挥派人带来的，很少点钱。首先我得向农民买一套不露肉的衣裳，花大价钱理理发，买一条用汗水浸透的扁担，砍一担好松木柴，挑着进了城。

安县是没有城墙的，也就没城门，这你知道。但四周三步一